

## 美俄战略妥协与乌克兰危机前景： “边打边谈”还是终极博弈<sup>[1]</sup>

张 弘

【内容提要】美俄战略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势的决定性因素，特朗普重回白宫后主动缓和美俄战略关系，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创造了一定机遇。特朗普出于“美国优先”的战略考虑，深度调整美国的俄乌政策，主动对俄做出重大妥协，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承诺，并试图迫使乌克兰接受俄乌领土的新现实，使俄乌停火出现曙光。普京积极回应特朗普的战略缓和政策，旨在全面解决乌克兰危机及其根源性问题，实现短期的领土诉求和长期的战略安全。当前美俄战略关系处于“有限缓和”阶段，双方合作仅限于乌克兰危机的技术性议题，在领土归属和安全保障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分歧，能否突破僵局将取决于美俄战略妥协的程度及其他大国的配合。目前，乌克兰危机面临两种前景：一是美俄主导下的“终极博弈”，如美能说服乌克兰及欧洲与俄在领土分割和安全保障上相互实现重大妥协，就有可能达成持久的停火；二是“边打边谈”的长期对峙，如果美不能说服乌克兰及欧洲与俄各退一步，那么乌克兰危机则难以彻底解决，双方阵营将进入“边打边谈”的长期博弈模式。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美俄关系 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外交 欧洲安全

【作者简介】张弘，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2-0048-23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乌克兰近代史研究”（项目编号：19VJX060）的阶段  
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大国博弈是影响乌克兰危机产生、发展和解决的重要因素，其中美俄关系对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影响最为关键。美俄关系与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前景呈现出高度的战略联动性，双方的博弈既是危机的核心驱动力，也决定着冲突的走向与解决路径。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主动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使得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有了可能。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放弃了拜登政府时期在乌克兰危机中单纯的“浇油拱火”政策，主动向俄罗斯战略妥协，承认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以俄乌实际控制线进行谈判的基本原则，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尖锐对立的美俄关系，降低了美俄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普京则积极迎合特朗普的战略妥协政策，共同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并提出一系列的停火条件。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及乌东四地拥有主权。另外，俄方还强调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即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停止扩大，放弃对俄的战略挤压和围堵。目前，美俄关系尚处于“有限妥协”阶段，双方刚刚启动关系正常化谈判，并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但是，由于欧盟和乌克兰仍坚持“有保障的和平”，反对签署任何割让领土的停火条约，他们对美俄主导的和平进程既不信任也不积极配合，从而导致态势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 一、美俄关系是影响乌克兰危机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乌克兰危机不仅是俄乌各种政治、民族和安全矛盾的总爆发，更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危机。乌克兰危机的产生、发展和升级都有着明显的大国竞争因素，其中美俄关系的影响尤为突出。美国和俄罗斯作为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博弈对手，他们对危机走势有着更大的影响力。美国和俄罗斯都已承认，俄乌冲突本质上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sup>[1]</sup>俄罗斯与美西

---

[1] 2025年3月6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首次公开承认，这场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这一说法迅速得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认同。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首次在问题定义上达成一致，承认乌克兰危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大国博弈。参见《俄媒：鲁比奥承认，在乌克兰爆发的冲突是美俄间“代理人战争”》，环球网，2025年3月6日，<https://hqtme.huanqiu.com/article/4Lkb2dycGFO>。

方大国的直接介入，使得政治危机走向失控，成为危及地区安全和全球秩序的地缘危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实践显示，如果没有大国激烈的无序竞争，很多地区危机便不会持续升级甚至失控。反之，如果大国能够进行有效合作和对话，政治危机则有可能得到管控和治理。

一方面，美西方与俄罗斯的“无序竞争”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延宕的主要原因。

冷战后的大多数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处于一种有序竞争状态。西方尊重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俄罗斯则尊重西方在全球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双方无论是调停后苏联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国内政治危机，还是在中亚和阿富汗的反恐，都保持着战略层面的沟通与合作。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破裂的开始。2013年末至2014年初，乌克兰国内围绕是否加入欧盟联系国协定爆发严重政治危机，本来在美国、欧盟国家和俄罗斯的调停下，各方已经达成提前举行大选和恢复政治对话的稳妥处置方案，但亲西方的反对党却仍然通过“广场革命”推翻了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政府，此举打破了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平衡，导致普京趁机推动克里米亚半岛“公投入俄”，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武装自治”。虽然在德国和法国调停下，俄罗斯与乌克兰两次签署政治解决危机的《明斯克协议》，但仅仅是冻结了冲突，并没有化解各方在乌克兰的战略矛盾。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互信严重受损，西方继续鼓励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企图利用乌克兰进一步遏制和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而俄罗斯则持续支持顿巴斯地区的“武装自治”。2022年2月，俄罗斯在与美西方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对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导致新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此轮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欧洲最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当事国不仅有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有间接参与其中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外交呈现出明显的联盟外交和价值观外交特点，通过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和安全协作，推动跨大西洋联盟在俄罗斯政策

上的协调。美国与欧盟在乌克兰危机、民主价值观、“俄罗斯干涉西方选举”等议题上多次联合出台对俄制裁政策，导致美俄、欧俄关系持续恶化。北约也加强了与乌克兰的合作，频繁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拜登政府还与乌克兰签署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鼓励乌克兰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主张。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拜登政府与俄罗斯的矛盾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竞争上升至战略安全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战略遏制和围堵，并鼓励瑞典和芬兰加入了北约。北约还在东欧、北欧进行前沿部署，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拜登政府不但拒绝俄罗斯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谈建议，反而希望借助乌克兰危机遏制、消耗甚至拖垮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在综合国力上差距悬殊，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这场冲突根本不可能持续至今。<sup>[1]</sup>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就联合西方盟友一道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和司法施压等全面的遏制政策。美国牵头成立西方军援乌克兰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过去三年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持续提供先进的装备、弹药、情报、训练和指挥支持。此外，美国和欧盟还向乌克兰提供了总额超过1200亿美元的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确保了乌克兰政府的正常运转。<sup>[2]</sup>正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大力支持，且美俄在此次危机中

[1] 2024年3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表示，“没有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乌克兰将失败”。2024年4月7日，泽连斯基在United24（乌政府发起的筹款平台）视频会议上表示：“有必要明确告诉美国国会，如果它不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就会输掉这场战争。”虽然这可能是乌克兰向美国求援时打的悲情牌，但是从乌军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切断军援后一周就丢去了在库尔斯克的大部分控制区可以看出，离开美国的军援，乌克兰的确很难应对俄军的安全压力。

[2]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28日，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140亿欧元（约合1190亿美元），而欧洲国家总共提供了1320亿欧元（约合1380亿美元）。基尔研究所的报告称，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已提供640亿欧元（约合66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欧洲的军事援助总额为620亿欧元（约合648亿美元）。参见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Ukraine Support Tracker,” February 2023, <https://www.ifw-kiel.de/topics/war-against-ukraine/ukraine-support-tracker/>。

都采取了激烈对抗的立场，才致使冲突不断升级延宕，战火甚至从乌东地区扩大至俄罗斯南部的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等地，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大城市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及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和隐身巡航导弹的攻击。

另一方面，美俄战略妥协推动俄乌冲突从“只打不谈”转入“边打边谈”的新阶段。

俄乌冲突持续延宕三年多，很大程度上是紧张的美俄战略博弈所致。同样，随着特朗普 2.0 时代开启后美俄关系出现妥协趋势，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就有了可能。特朗普着手深度调整美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采取了“缓和美俄关系，疏远美乌关系”的政策，很快打破了美俄的外交僵局。上任仅两个月，特朗普就与俄总统普京两次通电话，双方迅速达成了俄乌和谈的基本原则，确认必须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危机。特朗普主动软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承认俄罗斯关于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和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和谈的关键诉求，这是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主动做出的重大让步，促进了美俄关系的回温。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实行了“疏远乌克兰”的政策，在经济上给乌克兰“断奶”，暂停所有对乌克兰援助拨款，要求乌克兰用稀土等矿产资源偿还拜登政府时期的援助投入。为让乌克兰坐下来与俄罗斯进行和谈，特朗普对乌克兰施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并要求乌克兰必须接受俄乌冲突形成的领土现实。2025 年 2 月 19 日，特朗普在其自创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文，要求泽连斯基最好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和平，否则他的国家“将不复存在”。<sup>[1]</sup>3 月 3 日，美国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分享，直到认定乌克兰领导人表现出“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诚意”。<sup>[2]</sup>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向泽连斯基本人施加较大的政治压力，表示如果他不合作就推动更换乌克兰领导

[1] “Trump warns Zelenskyy to quickly negotiate war’s end with Russia or risk not having a nation to lead,” The Associated Press, February 20,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zelenskyy-ukraine-russia-war-7d18400b935166773bbd3b3323c8aa5f>.

[2] 《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新华网，2025 年 3 月 4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04/c497644650a54108ba66bdf625bf0eccc.html>。

人。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可能有些人不想达成协议，如果有人不想达成协议，我认为那个人不会在这里待太久”。<sup>[1]</sup>在特朗普的颠覆性政策和极限施压下，美国分别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举行了多轮双边磋商，达成了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基本共识。虽然美俄和美乌在和谈的关键性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和平进程毕竟迈出了重要一步。

## 二、特朗普调停俄乌冲突的战略考量与政策选择

鉴于美俄在综合国力上的不对称性，美国一定程度上掌控着美俄关系的主动权，美国的对俄对乌政策也成为影响乌克兰危机前景的最大变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拜登政府一直“浇油拱火”，拒绝俄罗斯的对话和妥协建议，导致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的战略对抗不断加剧。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特朗普再次执政后，普京在乌克兰的安全关切开始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这为打破乌克兰的战略僵局提供了可能。特朗普上任后主动缓和对俄关系，并迅速与俄达成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是出于多重战略考量。

### （一）战略上保障美国安全

特朗普缓和美俄关系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恢复美国战略安全，降低美俄之间爆发直接冲突乃至引发世界大战的风险。

美国和俄罗斯同为世界核大国，双方都拥有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近年来两国高超音速武器和战略核武器的技术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威慑俄罗斯，美国计划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和高超音速武器。而俄罗斯则频频使用“匕首”“锆石”“榛树”等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目标，还宣布部署“波塞冬”核鱼雷和“萨尔马特”洲际重型弹道导弹。2024年11月，普京又宣布修改《俄罗斯核威慑基本政策》，大幅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扩大了俄核威慑的国家和军事联盟范围，将任何

---

[1]《美方暂停对乌军援 特朗普称无法“容忍”泽连斯基》，新华网，2025年3月4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04/1a6539709d6b4201aeb1b7efaca0e58d/c.html>。

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发动的侵略都视为对俄罗斯的联合攻击。<sup>[1]</sup> 特朗普特别重视美国的战略安全，力求避免卷入新的战争，倾向于采取综合手段来管控地区危机和风险。他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多次就乌克兰危机问题表示，“民主党可能会将美国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我是总统，这场冲突根本不会发生”，“如果我当选总统，将在24小时之内实现俄乌停火”。在当选后不久，特朗普就提名主张迅速结束乌克兰危机的退役陆军中将凯洛格（Joseph Keith Kellogg）出任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曾于2024年4月在美国右翼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发表《美国优先、俄罗斯和乌克兰》研究报告，详细阐明了特朗普团队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该报告指出乌克兰危机已严重威胁到美俄核战略稳定，坦诚美国并没有做好与俄罗斯打核战争的准备。<sup>[2]</sup> 该报告还提到，“在诉诸军事力量之前，应该首先使用非军事手段，如外交、经济和金融压力、信息战和其他手段来解决全球冲突”。<sup>[3]</sup> 2025年3月25日，美国发布的由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Tulsi Gabbard）牵头完成的《美国情报界2025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承认，美国通过制裁消耗、削弱和孤立俄罗斯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与俄罗斯的对抗很容易导致美国走向核战争，俄罗斯的核武库在规模和技术方面优于美国并可能会对美国和世界造成灾难性破坏。<sup>[4]</sup> 很显然，特朗普政府视美国利益高于盟友和国际道义责任，为了避免美俄之间发生“擦枪走火”，自然会忽视或者牺牲乌克兰的利益。特朗普毫不避讳地承认，美俄和美乌正在商谈“分

---

[1] 《普京批准新版俄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新华网，2024年11月19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1119/22e35329bfb4615b99034c42cfbfea7/c.html>。

[2] Keith Kellogg and Fred Fleitz, “America First, Russia, & Ukraine,”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April 11, 2024, <https://americafirstpolicy.com/issues/america-first-russia-ukraine>.

[3] Keith Kellogg and Fred Fleitz, “In Defense of the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Review*, February 22, 2023,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23/02/in-defense-of-the-america-first-approach-to-national-security/>.

[4]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25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March 2025, <https://www.o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5-Unclassified-Report.pdf>.

割”乌克兰土地的“契约”并将其作为结束战争最终协议的一部分。<sup>[1]</sup>

## （二）推动美国从欧洲的战略收缩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就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将俄罗斯列为现实的威胁。特朗普重新执政后选择与俄罗斯战略妥协，就是希望通过尽快结束乌克兰危机实现美国从欧洲的战略收缩，以集中战略资源遏制中国。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 (Robert Gilpin) 认为，大国战略收缩有三种方式，分别是放弃一个国家所承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某些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大国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以及对新兴大国退让或采取绥靖政策。<sup>[2]</sup> 特朗普在 2024 年总统大选期间曾抱怨拜登政府资助“别人的战争”，使美国正在面临爆发全球战争的可能性。<sup>[3]</sup> 特朗普有意让美国从这场代价高昂的地区冲突中脱身，逐步减少美国在欧洲的战略投入，将战略重心转向更为关键的亚太地区。<sup>[4]</sup> 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团队曾多次表示，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从欧洲收缩力量，集中精力转向亚太和对付中国。2024 年 11 月，时任共和党参议员的鲁比奥 (Marco Rubio) 在阻止拜登政府援助乌克兰法案时就表示，“在非法移民正从南部

---

[1] “Trump says ‘contract’ being drafted on ‘dividing up’ land in Ukraine War,” *The Hill*, March 21, 2025,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208000-trump-says-contract-being-drafted-on-dividing-up-land-in-ukraine-war/>.

[2] [美] 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9—191 页。

[3] 《特朗普宣称：“阻止拜登迈向第三次世界大战”》，参考消息网，2024 年 5 月 27 日，<https://www.cankaoxiaoxi.com/#/detailsPage/%20/2f19e55593484a37862801743048364d/1/2024-05-27%2010:34?childrenAlias=undefined>。

[4] 特朗普的这些战略观点可以在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所著《否认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国防》(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中得到反映。该书指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防止中国的“地区霸权”，美国国防规划和资源的优先事项应集中在“印太”地区。他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捉襟见肘，需要将资源集中在中国方向，因为大国竞争构成了对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参见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Power: Recommendations for U.S. Defense Posture and Policy,”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Colby%20USCC%20Testimony%201%20April%202015.pdf>。

边境涌入之际，美国已经无力为乌克兰的自由而战”。<sup>[1]</sup> 特朗普政府不仅要求欧洲国家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求他们承担保障乌克兰战后安全的任务。2025年2月，美国新任防长赫格塞思 (Pete Hegseth) 在第26次“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上明确表示：“欧洲军队应该是确保战后乌克兰安全的主要力量，美军不会参与其中。”<sup>[2]</sup> 事实上，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有着一定的全球战略考量，企图使俄罗斯和中国保持距离并对两国分而治之。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就表示，如果能当选，要将俄罗斯与中国分开。<sup>[3]</sup> 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后再次表示，不希望中国和俄罗斯走到一起。<sup>[4]</sup> 可见，特朗普推动俄乌和谈有着明显的转移美国战略重心的目的。

### (三) 坚持“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原则

美国正在从拜登政府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外交向特朗普新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外交转变。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基本上延续了第一任期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彼时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明确提出，“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是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是以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导向的。<sup>[5]</sup> 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

---

[1] 参见 David E. Sanger and Catie Edmondson, “Once They Were Neocons. Now Trump’s Foreign Policy Picks Are All ‘America Firs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12/us/politics/trump-foreign-policy-neocons-america-first.html>; 王帆、梁居宸:《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政策前瞻》，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1期，第26—45页。

[2] “Hegseth rules out NATO membership for Ukraine and says Europ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country’s security,” CNN, 2025年2月12日, <https://edition.cnn.com/2025/02/12/politics/hegseth-ukraine-rules-out-nato-membership/index.html>.

[3] Трамп пообещал разъединить Россию и Китай в случае победы на выборах // URL: [https://ria.ru/20241101/tramp-1981274203.html?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referrer=https%3A%2F%2Fzen.ru%2Fnews%2Finstory%2Fad5ed3ca-d914-51f8-b55b-e05e9a52382a](https://ria.ru/20241101/tramp-1981274203.html?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utm_referrer=https%3A%2F%2Fzen.ru%2Fnews%2Finstory%2Fad5ed3ca-d914-51f8-b55b-e05e9a52382a), 01.11.2014.

[4] Трамп заявил, что США не хотят сближения РФ и КНР // URL: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23438565>, 19.03.2025.

[5]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指导思想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特朗普将外交视为一场零和博弈，强调“赢家”和“输家”的存在，追求美国在每一次交易中的绝对优势。由此可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国际危机与热点问题时，盟友和价值观因素的作用将下降。在特朗普看来，之所以没有让乌克兰上谈判桌，很大程度上是其“没有实力”。2025年2月21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泽连斯基是否参与有关俄乌冲突的谈判不重要，其对结束冲突根本“无牌可打”。<sup>[1]</sup>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曾在其《美国优先，俄罗斯和乌克兰》报告中提出美国将寻求正式停火并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初步设想，建议推迟乌克兰加入北约，以换取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sup>[2]</sup>事实上，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基本上在按照这个思路去解决乌克兰危机。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在与普京第一次通电话后对媒体承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乌克兰不太可能收回所有土地”。特朗普的表态意味着美国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国家之间的边界，这是对西方所倡导的“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的一次重大颠覆。同样，特朗普也自以为依仗美国的实力，是可以压俄罗斯妥协退让的。特朗普打算从乌克兰危机中抽身的做法说明，“共同价值观”只是其在外交中可供利用的工具，盟友利益须让位于美国的霸权追求。

#### （四）追求交易性外交的短期效果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外交上有着显明的交易思维和交易成果导向，即注重外交政策的中短期收益，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具体的交易成果，甚至为此不惜以牺牲长期战略利益和联盟总体利益为代价。他把达成交易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放在第一位，将增加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乃至极限施压和霸凌讹诈的成分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例如，在促成俄乌黑海航运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放下“政治正确”的执念，承诺帮助俄罗斯部

---

[1] Трамп заявил, что Зеленский "не очень важен"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о мире // URL: <https://www.eurointegration.com.ua/rus/news/2025/02/21/7205564/>, 21.02.2025.

[2] Keith Kellogg and Fred Fleitz, "America First, Russia, & Ukraine,"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April 11, 2024, <https://americafirstpolicy.com/issues/america-first-russia-ukraine>.

分解除经济制裁。<sup>[1]</sup>在对俄政策上,特朗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谈判策略,主动满足俄罗斯战略诉求以争取达成临时停火,未果后立即威胁俄罗斯如不配合将对其石油出口实施严厉的二级关税制裁。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经常前后摇摆和左右腾挪,不时发生 180 度大转弯,这种戏剧性的转变将美国的交易性外交展现得淋漓尽致。

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有着明显的经济考虑,重视追求短期经济回报。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中,美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稀土等资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25年2月以来,特朗普先是表示希望乌克兰通过向美国供应稀土等资源换取美国对乌援助,接着又宣称希望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得到相应的回报,要求乌克兰向美国提供价值 5000 亿美元的稀土资源、战略资源和基础设施,意在通过签署美乌矿产协议补偿美方前期给乌克兰的援助。特朗普于 2 月 25 日声称,“我希望达成协议,获得俄罗斯的稀土资源”。<sup>[2]</sup>

### 三、普京推动俄乌和谈的战略考量与行为方法

普京改善美俄关系的首要目标就是解决乌克兰危机这一困扰俄罗斯的最大战略安全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将后苏联地区视为战略核心区,不允许他国觊觎这一地区的安全事务,尤其是反对北约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乌克兰被称为通往欧洲的门户,是俄罗斯的重要邻国,又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和东正教的圣地,对于俄罗斯有着较为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安全意义。普京执政后一直特别重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并

---

[1] 美国将帮助俄罗斯重新获得进入世界农业和化肥出口市场的机会,降低海事保险成本,并增加进入港口以及接入为此类交易服务的支付系统的机会。参见《美国和俄罗斯专家组关于黑海问题的会谈成果》,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网站,2025年3月26日,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outcomes-of-the-united-states-and-russia-expert-groups-on-the-black-sea/>。

[2] Трамп поддержал идею согла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о редкоземельных металлах // URL: <https://www.rbc.ru/politics/26/02/2025/67be42869a7947490a716772?ysclid=m9mt381w9w291710927>, 26.02.2025.

不断强化与美西方对乌克兰的争夺，不仅与欧盟竞争对乌克兰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还与美国争夺对乌克兰外交和安全战略走向的影响力。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在外交和安全上完全倒向了西方，导致俄罗斯与美西方的战略互信遭到破坏，双方互相视对方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俄罗斯指责西方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越过红线支持乌克兰政变和提供武器<sup>[1]</sup>，并于2021年12月正式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安全保障条约草案》，要求北约排除进一步扩张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放弃在乌克兰、东欧、外高加索、中亚的任何军事动，但遭到美国和北约拒绝。普京于是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并称这是保护俄罗斯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必须采取的紧急行动。<sup>[2]</sup>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俄罗斯与美西方陷入全面对抗状态。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着力推动俄乌通过和谈结束冲突，普京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希望借此机会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实现其在乌克兰短期的现实诉求和长期的战略目标。

一方面，普京改善美俄关系旨在实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现实诉求。

乌克兰危机是关系俄罗斯国家命运的最大现实问题，也是普京军事和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标。普京公开表示，“军事接触线局势将决定俄罗斯的未来命运”。<sup>[3]</sup>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第一个现实诉求是维持已经并入俄罗斯的乌东四地领土现状，要求乌克兰和西方承认其合法性。乌克兰危机持续三年多，俄罗斯在乌克兰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得到了乌东四地的领土。2022年9月，俄罗斯在其控制的乌东四地举行“公投”，宣布四地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因此，普京提出俄乌和谈的首要条件就是乌克兰必须接受

---

[1] *Северянни С.* Путин: Запад с 2014 года пересекает красные линии поддержкой госпереворо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и поставками оружия // URL: <https://runews24.ru/politics/26/03/2023/95a1689fa7e06dde65e43fd7082576b7>, 26.03.2023.

[2] 《普京签署局部动员令》，中国新闻网，2022年9月21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2/09-21/9857739.shtml>。

[3] 《普京：军事接触线局势将决定俄罗斯的未来命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4年12月5日，<https://sputniknews.cn/20241205/1063009371.html>。

新的领土现实。2024年6月，普京正式提出启动乌克兰问题和谈的条件：乌克兰军队必须撤出俄罗斯联邦新主体的全部领土；基辅需宣布放弃加入北约的意向。<sup>[1]</sup> 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在俄罗斯的说服下基本接受了俄乌实际控制线的现实。<sup>[2]</sup> 参与乌克兰问题谈判的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Steven Witkoff）称，美国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的地位和国际承认问题。<sup>[3]</sup>

俄罗斯的第二个现实诉求是乌克兰政治的“去纳粹化”，即清除乌克兰政治中的极端反俄力量。尽管乌克兰多次否认存在纳粹主义文化政策，否认对俄罗斯族居民的歧视政策，但自2014年之后，民族主义就成为了乌克兰的主流价值观。乌克兰不仅在外交和军事上敌视俄罗斯，而且在文化上也加速“去俄罗斯化”，这引发俄罗斯的强烈不满，普京将乌克兰的“极端反俄”政策称之为“新纳粹”。<sup>[4]</sup> 2017年，乌克兰先后修改通过《国家语言法》和《教育法》，明确规定在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必须使用乌克兰语教学，使用俄语沟通或教学将被罚款。乌克兰还在服务业、媒体以及文化领域禁用俄语。2021年4月25日，乌克兰国会通过了《关于确保乌克兰语发挥国语作用法》，再次强化了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此外，俄罗斯还试图将俄乌和谈问题与举行乌克兰大选挂钩，试图通过在乌克兰举行新的总统和议会选举，降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乌克兰政治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普京响应特朗普和谈倡议旨在谋求解决导致乌克兰危机的战略性问题。

自2024年以来，俄罗斯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提到需要消除导致乌克兰危

---

[1] 《普京公布启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条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4年6月14日，<https://sputniknews.cn/amp/20240614/1059792019.html>。

[2] “Trump says ‘contract’ being drafted on ‘dividing up’ land in Ukraine war,” *The Hill*, March 22, 2025,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208000-trump-says-contract-being-drafted-on-dividing-up-land-in-ukraine-war/>.

[3] 《美总统特使：美方认为乌克兰冲突的“核心问题”是领土问题》，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5年3月22日，<https://sputniknews.cn/20250322/1064627253.html>。

[4] 《开战前，普京万字讲话全文》，北京日报网，2022年2月25日，<https://news.bjd.com.cn/2022/02/25/10047126.shtml>。

机的根源性问题，这里的根源性问题主要是指俄罗斯的战略安全问题，具体到乌克兰危机中就是对乌克兰“去北约化”和“去军事化”。普京坦言，俄罗斯的目标不是与基辅的短暂休战，而是基于尊重该地区所有人民的长期和平。<sup>[1]</sup>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根源性问题”概括为“消除西方对俄罗斯的威胁”。<sup>[2]</sup>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直希望在欧洲建立起统一的欧洲安全体系，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垄断欧洲安全事务，但俄罗斯的意愿不但一直未得到美西方的重视，反而北约的多轮东扩将俄罗斯挤到了欧洲的边缘地带，而且北约还有意进一步吸纳后苏联地区的乌克兰加入。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划出“战略红线”，明确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2021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明确警告：如果西方在对俄关系中跨越俄罗斯的“红线”，俄方将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回应措施。<sup>[3]</sup>2021年6月11日，普京再次就乌克兰与北约关系发出“战略红线”警告。<sup>[4]</sup>俄罗斯在2021年末提出，乌克兰不能成为对俄罗斯有军事威胁的存在，反对北约成员国以任何形式和名义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军事力量，禁止北约在乌克兰境内举行军事演习；美国不应在非北约成员国的前苏联国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也不应利用它们的基础设施开展任何军事活动并与他们发展双边军事合作；北约国家不得在乌克兰领土以及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其他国家进行任何军事活动。<sup>[5]</sup>但俄罗斯的要求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的回应。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虽然俄罗斯不只一次地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其

---

[1] *Мамаева М.*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еобходимо устранить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 URL: <https://www.kp.ru/online/news/6189403/>, 20.01.2025.

[2] Лавров призвал устранить первопричины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 URL: <https://tass.ru/politika/21376513?ysclid=m8x98qm677124137412>, 16.07.2024.

[3]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 URL: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5418>, 21.07.2021.

[4] Путин высказался о разгуле неонацизма на Украине // URL: <https://russian.rt.com/ussr/news/1003630-putin-neonacizm-ukraina>, 16.05.2022.

[5] 《俄外交部公布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关于安全保障的条约草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1年12月17日，<https://sputniknews.cn/20211217/1034993438.html>。

目标并不是真要发动核战争，而是为了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浇油拱火”，并阻止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援助。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是民族矛盾和领土问题，也是俄罗斯的战略安全问题。特朗普上任之后，在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承认“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2025年3月19日，普京又提出乌克兰必须“去军事化”的要求。俄罗斯在普京与特朗普电话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强调，“防止冲突升级并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关键条件是完全停止外国的军事援助和向基辅提供情报信息”。<sup>[1]</sup>消除乌克兰对俄罗斯未来的安全威胁已成为俄罗斯的核心战略诉求之一，普京不仅要求西方必须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还要求乌克兰停止动员军队及重新部署武器。目前，乌克兰和欧洲并不同意俄罗斯的“去军事化”条件。

#### 四、乌克兰危机的前景：“边打边谈”抑或“终极博弈”

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美西方的一场战略博弈，在特朗普深度调整俄乌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和欧盟的俄乌政策出现严重分歧。欧盟内部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处于一定的分裂状态，并且缺乏足以与俄罗斯战略对抗的核威慑力，因而很难在乌克兰危机中独立发挥战略杠杆作用，短期内仍然需要与美国的协同行动。乌克兰是地缘政治危机中最弱势的一方，严重依赖美国的战略支持和军事援助，因而短期内很难不接受美俄战略妥协的结果。美俄关系与乌克兰危机紧密相联并决定着乌克兰危机的走向，乌克兰和平进程则取决于美俄战略妥协能走多远。

美俄战略妥协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既可能成为冲突降温的催化剂，也可能因两国结构性矛盾而导致和平进程难以突破僵局。从当前局势看，美俄在技术性议题上的合作（如黑海航线安全、俄乌战俘交换等）已取得进展，但双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仍然是和平进程

---

[1]《克宫在普京与特朗普电话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全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5年3月19日，<https://sputniknews.cn/20250319/1064574350.html>。

的根本性障碍。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和普京政府虽然都认可美俄战略妥协的必要性，认为应该避免因乌克兰危机而引发世界大战，但他们在乌克兰战后安全保障、欧洲安全和全球秩序等战略问题上仍有较大的分歧。因此，目前的美俄关系仍处于“有限战略妥协”层面，双方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上的互动尚处在技术性问题的“有限合作”阶段，这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全球战略风险，甚至有可能达成临时性的停火，但却很难化解导致乌克兰危机的战略性矛盾。一方面，美俄“有限战略妥协”可以降低乌克兰危机的战略风险，避免美西方与俄罗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如果美俄无法在关键利益上达成战略妥协，乌克兰危机将无法彻底结束，在乌克兰会出现美西方与俄罗斯长期战略对峙局面。

### （一）美俄战略目标不同导致和谈各说各话

尽管特朗普与普京都认可应该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但双方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却各不相同，导致双方在和谈议题设置上的重心各不相同。特朗普追求的目标是快速实现俄乌冲突停火，以期实现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准备牺牲局部利益换取冻结冲突。普京的战略目标则是希望与美西方达成全面的战略妥协，既要美乌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现实诉求，也要消除导致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性问题，结束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对抗。因此，俄罗斯几乎在俄乌冲突涉及的所有议题上都提出自己的诉求，普京既关注克里米亚半岛和乌东四地领土、乌克兰大选等现实性问题，也重视“去北约化”“去军事化”这些根源性问题。

此外，俄罗斯还担心特朗普此轮美俄战略妥协的有效性，美国的选举政治也使长期执政的普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存疑。虽然特朗普声称不排除再次竞选总统，但依据美国现行法律，其总统任期只有4年且不能再次连任，俄罗斯担心如果共和党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无法保持在美国国会的优势以及2029年美国政府换届后，特朗普的战略妥协政策有可能再次受阻或逆转。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称，“西方世界在未来几年里都不太可能有另一个政

治家来这样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以我不会急于预测特朗普的失败”，俄罗斯将“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关于新一轮缓和的文件。如果不能达成国际公认的国际协议，哪怕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也可以。”<sup>[1]</sup>进入21世纪以来，美俄曾多次尝试“重启”或“重置”两国关系，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美国历任总统上任伊始都曾提出改善美俄关系的倡议，但每次都无果而终，双方始终无法克服两国在涉及民主价值观、地缘安全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俄罗斯在俄乌和谈所有议题上都提出诉求，要求繁杂且立场较为谨慎，不同意无条件临时停火，要求俄乌必须签署具有法律效应的停火协议，希望将此轮美俄战略妥协的成果固定下来，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北约对俄罗斯的长期安全威胁。这导致美俄和谈进展缓慢，双方经常各说各话。

## （二）美俄解决危机思路不同影响和谈进度

美俄在解决危机的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特朗普倾向于以“分步走”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则希望“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美国倾向于将矛盾分解后逐一解决，先实现美国关心的俄乌停火，再逐步触及复杂的领土、战后安保和地区秩序问题。俄罗斯则坚持有条件停火，既要满足俄罗斯的领土、安全、政治等核心诉求，还要先部分解除制裁和建立监督机制，最终才能落实停火。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曾多次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在当选24小时内促成停火”。特朗普当选后迅速任命凯洛格担任乌克兰问题特使，积极推动美俄总统通话和高级官员密集会晤。为兑现选举时对美国选民的政治承诺，特朗普上任后立即主动向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承诺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承认以俄乌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进行停火和谈，甚至准备与俄罗斯一道“分割乌克兰领土”。俄罗斯则希望尽可能通过“一揽子协议”全面理顺与美西方的战略分歧。普京不只一次重申既要解决俄乌冲突，

---

[1] Смогут ли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семь сценариев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по Украине // URL: <https://www.kp.ru/daily/27687/5076541/?ysclid=m9mtir47pa668665462>, 17.04.2025.

还要消除导致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性问题。俄外长拉夫罗夫多次表示，需要谨慎对待美国的停火建议，坚持有条件的临时停火，坚持全面的有保障的和平协议。因此，俄罗斯在俄乌临时停火问题上附加了多个安全和经济条件。根据 2025 年 3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宫公布的美俄沙特谈判成果，俄方坚持只有在西方解除对俄粮食、化肥生产和出口商的制裁后，黑海停火倡议才会生效。俄罗斯还要求美国帮助其恢复化肥和农产品出口，降低海上保险成本，并恢复此类交易的港口准入和支付系统，撤销对俄罗斯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制裁，恢复其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支付系统的权限。<sup>[1]</sup>然而，2025 年 4 月中旬，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将其前任拜登的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再延长一年。这也说明俄乌和平仍然是美俄战略缓和的关键，也是美国解除对俄经济制裁的前提条件。

美俄解决危机的思路不同导致和谈在开始阶段进展缓慢，普京几乎在特朗普提出的所有和平建议上都附加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安全条件。2025 年 3 月 24 日，美俄双方代表在利雅得展开了长时间的深入谈判，初步达成对俄乌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有条件的 30 天临时停火计划，但这些条件没有得到乌克兰和欧洲的支持，导致临时停火计划最终流产。4 月份以后，特朗普政府开始转变谈判思路，派遣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按照莫斯科的思路与俄方讨论一揽子的和平计划，美俄和谈开始触及敏感的领土和安全议题，美俄的立场开始逐渐接近。4 月 12 日，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提议在乌克兰建立几个控制区，以此作为解决俄乌军事冲突措施的一部分。他建议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柏林模式”分割乌克兰领土。<sup>[2]</sup>尽管后来凯洛格指责媒体歪曲他的话，否认有“分割乌克兰领土”的计划，并提议让欧洲盟友扮演“确保停火后稳定的力量”，但要求欧洲和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占领也是不争的事实。4

[1] Кремль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с США и условия их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силу // URL: <https://www.rbc.ru/politics/25/03/2025/67e2d4b49a79472e83230c73>, 25.03.2025.

[2] “Trump envoy: Ukraine could be divided like postwar Berlin,” *The Times*, April 12, 2025, <https://www.thetimes.com/us/american-politics/article/keith-kellogg-general-ukraine-envoy-trump-ldjprpzxt>.

月18日，威特科夫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在可能解决战争问题的背景下讨论了乌克兰的“领土问题”，俄罗斯可能会保留“五个地区中的部分地区，但不是全部”，“以俄语人口为主的地区对乌克兰来说可能不那么重要”。<sup>[1]</sup>

### （三）对抗成本过高使得俄乌仍有可能相互妥协

俄罗斯和乌克兰公开表态都十分强硬，拒绝在核心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但两国也深知如果在短期内不能解决危机，双方都将付出更加巨大的安全、经济和政治代价。乌克兰将承受更大的领土损失和安全压力，俄罗斯则可能陷入长期被消耗、制裁和孤立的局面，错失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机遇。因此，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谈判的最后时刻仍有可能做出相互妥协。目前，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双重压力下，泽连斯基政府的和谈立场已经松动，不再将加入北约与俄乌和谈进行捆绑，承认美国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sup>[2]</sup>泽连斯基政府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明显转变，承认收复失地不太现实。<sup>[3]</sup>

事实上，普京对俄乌和谈同样感兴趣，因为拒绝和谈不仅会给俄罗斯带来安全压力，还可能遭受特朗普政府的进一步经济制裁。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俄罗斯不尽快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不仅会维持拜登政府时期的对俄制裁政策，还将对俄罗斯石油征收二级关税。<sup>[4]</sup>普京还十分重视对美国的战略妥协，普京从未直接拒绝过特朗普的任何和平建议，一直在和谈

---

[1]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 Трампа обсуждал в России вопрос территорий Украины // URL: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news/2025/04/18/25584854.shtml?ysclid=m9mwej0ndc60356><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145670-zelensky-us-nato-trump-vance-munich/2203>, 18.04.2025.

[2] “Zelensky: US ‘didn’t want us in NATO’ even before Trump,” *The Hill*, February 14, 2025,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5145670-zelensky-us-nato-trump-vance-munich/>.

[3] Зеленский сделал признание о потеря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 URL: <https://ria.ru/20250205/territorii-1997416540.html>, 05.02.2025.

[4] Kristen Welker and Megan Lebowitz, “Trump says he’s ‘very angry’ and ‘pissed off’ at Putin during an NBC News interview,” CNBC, March 30, 2025, <https://www.cnbc.com/2025/03/30/trump-very-angry-and-pissed-off-at-vladimir-putin.html>.

问题上保持着谨慎的积极态度，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寻找与特朗普对话的最佳效果。虽然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在未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时不会停止特别军事行动<sup>[1]</sup>，普京本人也多次表示“俄罗斯有信心实现所有的目标”<sup>[2]</sup>，但这并不妨碍普京与特朗普的积极互动，普京只是不断地提出各种政治和安全条件，小心地试探美国、欧洲和乌克兰的谈判底线，借此最大限度地争取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 （四）俄罗斯依赖特朗普政府影响欧洲和乌克兰政策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内和欧洲的建制派力量对俄罗斯的负面认知变得愈发强烈。特朗普再次执政并大力推动俄乌和谈后，欧洲多数国家仍坚持原来立场并持续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2025年3月28日，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在法国巴黎举行峰会，计划在俄乌实现停火后牵头向乌克兰派遣一支“保障部队”。<sup>[3]</sup>3月19日，欧盟委员会为乌克兰制定了一项“豪猪战略”，该战略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拉斯（Kaja Kallas）提出，分为两部分：其一，欧洲代表乌克兰采购更多弹药和武器系统，特别是至关重要的防空导弹；其二，促进乌克兰本国的防务工业发展，欧盟认为这是支持乌克兰军事行动最有效且性价比最高的方式。<sup>[4]</sup>4月11日，北约第27次“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10亿欧元

---

[1]《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在未达到最初设定的目标时俄罗斯不会停止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3年12月21日，<https://sputniknews.cn/20231221/1055893761.html>。

[2]《普京：俄罗斯正在逐步但坚定且满怀信心地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2025年3月28日，<https://sputniknews.cn/20250328/1064722337.html>。

[3]《欧洲援乌“志愿联盟”：志愿尚存，联盟难成》，新华网，2025年3月29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29/cf269c68b9e34ac99fad13c09d425c95/c.html>。

[4]《英媒：欧洲欲借“豪猪战略”提升乌克兰军力》，新华网，2025年4月10日，<https://www.xinhuanet.com/milpro/20250410/931f89d65c134eb3bafefa499cf41281/c.html>。

的军事援助。<sup>[1]</sup>虽然欧盟对乌克兰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不能完全弥补特朗普政府停止援助乌克兰带来的军备短缺，但还是给泽连斯基增添了巨大的政治信心，这也对美俄推动俄乌和谈造成巨大的外交和政治阻力。

目前，俄罗斯缺少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并且短时间内很难打破俄乌军事僵局<sup>[2]</sup>，普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更多地依靠特朗普政府去间接地影响欧洲和乌克兰。尽管俄罗斯深知特朗普既不能对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做到“言听计从”，也不能对欧洲和乌克兰做到“说一不二”，但因为特朗普是少数愿意倾听俄罗斯的西方世界领导人，普京仍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最现实有效的合作对象。因此，美俄博弈的结局不太可能是简单地决出胜负，更可能是在战略上“各让一步”。

俄罗斯十分重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和谈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尽力维护与特朗普政府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互信，小心营造积极的美俄对话氛围。当特朗普因和谈缓慢而威胁对俄罗斯进行二级制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他称西方媒体关于特朗普的发言缺乏直接引证，并且强调俄美仍在合作。<sup>[3]</sup>2025年4月3日，俄方专门委派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访问华盛顿进行“安抚”。德米特里耶夫在访美期间表示，“当前某些势力为维持紧张局势，蓄意歪曲俄罗斯立场，从而试图阻挠俄美对话进程”。<sup>[4]</sup>4月18日，特朗普提出，如果俄乌双方在谈判中不能展现出足够的诚意，导致谈判无法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

---

[1] 《英德等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超210亿欧元军援》，央视网，2025年4月11日，<https://news.cctv.cn/2025/04/11/ARTIaMRD53vTpkZb9hf6Btng250411.shtml>。

[2] В России оценили, сколько осталось Украине без поддержки США // URL: <https://www.mk.ru/politics/2025/03/05/v-rossii-ocenili-skolko-ostalos-ukraine-bez-podderzhki-ssha.html?ysclid=m94h74v9re764985714>, 05.03.2025.

[3] 《佩斯科夫：普京愿与特朗普接触 有必要即安排会谈》，新华网，2025年3月31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331/2448e0ed047e4d68b5efbf15f4bbbed64/c.html>。

[4] 《俄投资基金总裁华盛顿之行推动美俄对话重启》，央广网，2025年4月3日，[https://news.cnr.cn/sq/20250403/t20250403\\_527122766.shtml](https://news.cnr.cn/sq/20250403/t20250403_527122766.shtml)。

进展，美国将考虑退出这场斡旋。<sup>[1]</sup> 这显示出特朗普对俄乌和谈的久拖不决正在失去耐心。虽然有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的发言有可能是向乌克兰施压，但是普京第二天就宣布俄军在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实施 30 小时停火。俄罗斯在俄乌和谈的关键节点宣布这一人道主义政策，向乌克兰和欧洲释放出明显的和谈善意，或许也是在安抚特朗普的焦躁情绪。据此看来，俄罗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乌克兰和平，自己也需要做出重大妥协，降低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的战略诉求，这样才能有助于特朗普说服欧盟和乌克兰，否则俄罗斯有可能将不得不与西方打一场长期“战争”。

## 结 语

特朗普 2.0 时代开启以来，随着其对俄乌和谈进程的不断推进，乌克兰危机面临着至少两种可能的前景：第一种前景是实现“终极博弈”。如果美俄和俄乌在经历几轮试探和博弈后能够相互做出重大妥协，那么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可能有机会在今年签署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停火协定。这可能需要美国和北约满足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去北约化”和“中立化”的诉求，通过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相互安全保障文件实现俄罗斯、欧洲和乌克兰要求的战后安全。与此同时，乌克兰有可能需要为了和平付出巨大的牺牲，被迫接受美俄主导的“分割乌克兰领土”协议，重新划分美俄在乌克兰和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第二种前景是“边打边谈”的长期战略对峙模式。如果美俄和俄乌在停火谈判中各不相让，各方将无法达成任何有效的停火协议，那么美国有可能会放弃乌克兰<sup>[2]</sup>，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分享，任由欧洲和乌克兰自己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和外交压力。

---

[1] 《特朗普：乌克兰问题谈判短期内若无进展美将不再斡旋》，新华网，2025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news.cn/20250419/656762fe35604bd4bd9f11c20e283025/c.html>。

[2] “Rubio says the US will drop Ukraine-Russia peace efforts if no progress within days,” The Associated Press, April 18,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rubio-ukraine-russia-war-trump-a90e3e49c276b75ed2542f2f0422ddd6>。

在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有限度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情况下，乌克兰危机很可能会变为“边打边谈”的长期战略博弈模式，相关各方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进行长期的军事对峙和战略消耗。无论那种前景，乌克兰都不得不为此付出长期而痛苦的代价。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在为乌克兰和平而奔走。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四个应该”，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并且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进行多轮穿梭斡旋，中国和17个“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牵头成立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虽然启动了美俄战略缓和及俄乌和谈进程，但距离达成持久的和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配合才有可能实现目标。中国将继续为劝和促谈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所说，任何有利于停火止战的建议我们都支持，我们乐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达成的关于启动和谈的共识。<sup>[1]</sup>

【收稿日期：2025-04-07】

【修回日期：2025-04-22】

（责任编辑：李万胜）

---

[1] 《中国代表：中方乐见一切致力于乌克兰和平的努力》，新华网，2025年2月18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218/bdda353f17b546b68e3250b055e0fd38/c.html>。